

双塔



个人成长融入时代脉动

《海上晨钟》的叙事方法

雪櫻



《海上晨钟》书影

文学创新 且行且思

石一宁

时光之舟驶入了2023年。新年许新愿。作为文学家，是以作品立身，以作品说话。而创作中所心心念念者，创新当其一。

“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”是党的二十大的铿锵之声。文学是艺术之母，是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是民族性格的重要表现形式。文学的创新，必将激发与带动民族文化整体的创新活力，同时，亦是民族文化创新的一个重要体现。

创新使作品绽放光芒，使作品深具魅力。创新令人窥探求之，令人辗转反侧。然而创新之路崎岖而坎坷，漫漫且长远。

欲创新，先继承。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，“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，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，而是在直接碰到的、既定的、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。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，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”(马克思语)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一切的创新，都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。文学创新亦不外如是。然而，学习古人不是为了复古，继承传统不是为了保守。学古而不泥古，承前而不固步；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方得继承之真义，方为真正之创造性转

化与创新性发展。

欲创新，需借鉴。如果说继承是纵向的学习，那么借鉴就是横向的取经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”“别裁伪体亲风雅，转益多师是汝师。”在学习借鉴方面，孔子、杜甫二圣已千秋垂范。转益多师，杂取百家，然后卓然自成一家，创新于是大成。

借鉴尚有“拿来”一说，这是专就学习外国而言。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已变成地球村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往空前紧密。新时代的中国，正在终结过往的单向输入，我们也在“送去”，即让中华文化与文学“走出去”。然而，文明交流、文明互鉴与文明共存，也意味着要继续“拿来”。“拿来”与文化自信并不相悖。鲁迅说过，曾经我们被“送来”的如鸦片之类的东西吓怕了，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“送来”的，而不是“拿来”的缘故。“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，自己来拿！”不失主体性的“拿来”，必是创新的助力。

创新与年龄无涉。创新，是老中青几代文学家共同的挑战与共享的荣光。在创新的征途上，我们欣闻“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凤声”，亦乐见“度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”！

2019—2021年度“赵树理文学奖”评选出的优秀之作，体现了山西文学新时代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。这些精品诞生的过程，也是创作者锻造自身的过程。本版从本期开始推出获奖作家创作谈，邀请作者联系创作实际，分享创作理念、思考和感悟。——编者

守望与书写

高定存



晋陕峡谷黄河蜿蜒

《祖辈的黄河》(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)是一部专门写黄河的散文集，全书36篇文章，16.5万字。我所以写出这样一本书，是因为我的家乡保德县守在黄河边上。河流史即祖先史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，水流牵动着国人的心。人一能生能守住这样一条大河，是一件幸事，也是一件乐事。我13岁时初见黄河，1982年大学毕业，在紧邻黄河的县城安家，从此日夜守在黄河边，看水涨水落，听河声浩浩。天长日久，心有所动，就开始描摹记录黄河的故事。《祖辈的黄河》第一篇《黄河流凌》写于1989年，最后一篇《黄河名字考》写于2019年，前后整整30年。在此期间，上到青海，下到山东，黄河上的一些重要地段我都走过。特别是晋陕峡谷，来来回回，反复盘点，熟悉如同家门前的街路。

从我13岁第一次看黄河到现在，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。5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委实不短，小孩变成了老头，但于古老的黄河来说，只是一个瞬间。然而就在这一瞬间，河上也发生了一系列复杂而又巨大的变化，演绎出了一连串生动曲折的故事。我守在小县城看河，犹如阅读一部史诗巨著。

上世纪60年代河上大桥往来，晋陕峡谷还是一条黄金水道。70年代洪水滔天，曾淹没过保德县城街道。80年代流量大减，碧水如蓝，让许多初见黄河的人惊诧不已。90年代一河水软弱如丝，下游连续出现断流，1997年断流226天。进入21世纪，天帮忙，人努力，河水渐渐恢复了平穩。50年间，河上消失了船帆，河中少了河柴和鱼。沿河开了公路，跨河大桥宛若搭积木，接二连三地架起来。峡谷矗立起一座又一座大坝，水量由人工调控，不少河段水流变清，让古人心心念念的“黄河清”成为了现实……黄河在过去50年里的新鲜事，比此前500年间发生得还要多。几十年来，观赏黄河，描摹河间景物，记录河上故事，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。经年累月，杂七杂八，有趣的，无聊的，捞河柴一般，不知不觉间捞起了一大堆。在此基础上，精心挑选36篇文章，算是一个小结。山旋水转，沙飞浪涌，千里胜景，百年风物。这里有历史钩沉，有地理探究，有古今人物，有地方民俗，有古老的航运故事，也有

漫步黄河岸边的闲情逸致。

我写黄河的这篇文章，一部分是走访所得，一部分是亲身所历。石走水流参大化，星移斗转见天心，世间万事万物，或明或暗，总有某种关联。写的是黄河物事，然而又不单是些物事，浪花上能看到时代的变迁，波涛里能听见岁月的回声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散文写作可以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指向主观世界，以抒发个人情感为主；另一类指向客观世界，以描摹现实世界为主。我写散文侧重于后者，主要记录现实生活，记录黄河，记录黄土地，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，我想在展现文学价值的同时，为我的家乡留下一些真实有用的史料。回眸历史不难发现，许多时候，历史缺乏的是细节，而不是框架。英雄逐鹿，社稷兴亡之类的大事，自有专家学者在记录；而民间小事、百姓生活，却更能从细微之处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。

现实世界只是时空长河的一个瞬间，人类社会急速前行，回头看，会有许多新感受、新发现。当时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事情，青萍之末，后来成了卷天飓风；当时许多虔诚所为，后来成了笑柄；当时以为是史诗般的正剧，后来来看简直就是儿童游戏。历史回环，时时处处和人开着玩笑。将这些记录下来，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而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，世界好像被谁给按下了快进键，最近三四十年的变化，简直能超过此前上千年变化的总和。过去一千年两千年，黄土地上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几乎没有多少变化，而在最近三四十年来，真正是天翻地覆。巨大的变化，催生出了无穷无尽的故事，许多故事远比小说还生动、还有趣、还离奇、还苦难，不去记录，实在有负于这个时代。

古往今来多少事，尽在长河大海中。再过百年，世界何等模样，实在难以知晓。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”，将来纵然高楼大厦，金碧辉煌，但后人看我们记录下的这些人物、故事、场景，亦如我们现在看百年前的老照片一样，既会感到新鲜与亲切，也能引发深深的思考。后人由此可以知道，黄土地上的山川河流曾经这般模样，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村庄，有过这样一些事物，祖先们曾辛辛不息，做过许多大事小事和毫无意义的事。

山西文学评论家段崇轩多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短篇小说创作，针对2022年短篇小说创作状况、发展态势以及存在的问题，他从作品切入，围绕精神性、哲学意味、创作方法和叙事形式四个方面，评析短篇小说创作者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与建构。今日起，本版刊发系列文章。——编者

深入时代的精神深处

段崇轩

鲁迅有一段广为人知的论述：“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，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。”关于文学的特质与功用，可以有多种阐述，但鲁迅却连用两个“国民精神”和“火光”“灯火”来概括、形容，彰显了鲁迅的深邃与敏锐。他用短篇、中篇小说创作实践了自己的文学思想，也启迪着我们重新思考小说的本质和作用。

小说不管是短篇还是中短篇，自然是要描写物质、现实世界的，且越充分、越细微越好，即所谓文学用形象来反映世界。但作家决不能固守、停滞在形而下世界的外部与形态上，他需要超越、升华，最终抵达形而上的精神世界。正如当代文艺理论家杜书瀛说的：“文学艺术，虽不把人们的物质生活现象排斥在自己的对象范围之外，但却是以人的精神生活现象为重点……文学创作的对象从来都是以人的灵魂、人的精神世界为核心内容的。”当下的短篇小说包括中篇小说，为什么精神性严重流失呢？似有两个根源，一个是现代社会物质的丰富、科技的发展，形成了对人的“异化”，人被物役，人的主体性被动摇、解构。西方现代文学突出地表现了这一主题，而中国作家多数还停留在物质的困扰中；另一个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产生偏差，导致了作家对物质、对现实的沉迷，淡忘了对时代精神、国民精神的探索与把握。在浩瀚、纷繁的世界中，既有一个看得见的“物”的世界，还有一个看不见的“神”的世界，作家的使命其实就是在从“物”进而抵达“神”。

2022年的短篇小说，有少数篇章发掘、表现了国民精神正面的、积极的元素。精神是人的一种意识和意志活动，无数的个人精神构成了丰富的国民精神，而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，是一种超越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。而国民精神中又有正面的、积极的和负面的、消极的两种形态。这里首先要论及李云《去老塘》，这是一篇逼真、沉重、悲壮的现实主义小说。作家用鲜活、刚劲的笔触，描绘了煤矿深井下险象环生的生产环境与艰苦卓绝的挖煤劳动，书写了一群质朴刚毅而又率真世俗的煤矿工人形象，特别是塑造了一位沉稳、果敢、仁厚、高尚的英雄式矿工班长形象：杜海泉。作者聚焦在杜海泉内心的不安、悔恨上，后来，他用行动救赎了自己的灵魂，表现了对生命的珍视与敬仰。人物性格坚实，作品情节动人，抵达了一群矿工与一位英雄的精神世界。

青年作家汤成难特别重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向往。《蓝色冰河》写的是高原藏民的生活。小说中的索朗老人和七岁的孙子多吉、达瓦父亲和儿子达瓦，一行四人前往县城，两个孩子要上福利学校，竟要徒步穿过峡谷、冰川、大河、峭壁，行走十多天，甚至要冒生命的风险。支撑他们的是后代能够走出大山，“过上好日子”；两个孩子眼前的愿望，是弄清“非洲”“蓝色闪蝶”“同学”是什么意思。他们愿望微薄，精神强大！

对真善美的追求，是民族精神中最珍贵的一部分。陆颀颀《竹楼海》，写南沙海岛边疆战士老乔与李冬冬同一只海鸥的故事，鸟与人和谐相依，人与鸟搏击风浪，凸显了边防战士爱鸟爱岛爱国的可贵精神。张策《太阳移过山顶》，写寻找英雄女民警韩俐照片的故事，揭示了上世纪60年代国防工厂工人们的献身精神，对后代儿女人生命运与情感精神的深刻影响与改变。劳马《仙人居》，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，退休后的“乡愁”情感与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。作家们表现的这些人物的时代精神，让人怦然心动。

2022年的短篇小说，少数篇章敏锐地捕捉、表现了自然、社会重大事件发生后，人们的意识、精神脉动。王祥夫的《明年没有夏天怎么办》，描述汤加火山爆发、日本富士山活跃的背景下，晋北城市一个家庭的恐慌情景。小说写得朴素自然、散散淡淡，但构思精心、情节突兀，又运用重复、夸张、幽默的笔法，一点一点呈现出现代人在灾难频发时代中的恐慌感。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，无疑是一个重大自然、社会事件。在近年来的短篇小说中虽有所表现，但远远不够。东西《飞来飞去》是一篇力作。小说描述新冠疫情背景下，一位美籍华裔大学教授，因了母亲的生病与去世，在美国与中国之间“飞来飞去”，在不同的社会、文化环境下，形成的人与人乃至亲人之间的隔阂、矛盾乃至冲突。主人公姚简在疫情中、在两种文化中，痛苦、自省、深思，探寻着生存与精神的出路。林森《夜曲破空》，同样写新冠疫情背景下，城市人郑飞封控家中无所事事，带着妻子儿子回老家镇里过春节，所遇到的农民老徐寻找失踪儿子的故事，表现了底层民众对自然灾害、人生灾难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。现在，新冠疫情还在延续，中国作家有责任写出疫情下的社会、人生情状，写出各种人物的心理、精神走向。

有些作品不仅揭示了当下社会的问题、矛盾，同时剖析了国民精神中负面、消极的一面。田原也《漏网之好》，写无辜女子张书好，因租住房曾住过欠债人，引来讨债的暴徒，传到网上又引来了网民洪水般的造谣、中伤、威胁。一些网民的愚昧、残暴、看客心理展示得淋漓尽致。朱山坡《闪电击中自由女神》，写改革开放几十年，两代人中四个男人与三个女人，发生的恩怨情仇、分分合合。其中有老一代与新一代、男人与女人、正义与邪恶的对峙、博弈。故事错综复杂，事件扑朔迷离，作家力图抓住人物的心理、精神轨迹。但由于情节、人物的纠缠不清，使作家很难聚焦在人物的内在世界上，削弱了作品应有的思想和艺术魅力。

①

“赵树理文学奖”获奖者创作谈 ①